

Wang Yannong, Jiao Panyong (Eds.),

A Collocational Dictionary of Common Chinese Verbs.

1985. XVIII/588 pages. Paper. ISBN 3-87276-547-7 DM 76,—

Authorised licensed edition for the Western World, the original edition being available only for the marke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Contents:
1. Abbreviations and symbols used in the dictionary
 2. Stroke Index
 3. Radical Index
 4. Dictionary A—Z
 5. Appendices (A list of simplified characters and their original complex forms / The Chinese Phonetic System with corresponding International Phonetic System Symbols and Wade System Symbols)



JULIUS GROOS VERLAG
Postfach 102423 · D-6900 Heidelberg 1

有效速读初探

厉振仪

1988年夏初我刚到海德堡任教不久的一天，在与Wagner教授的闲谈中，他告诉我学生们的阅读能力很差，2-3小时内只能看200-300字的中文资料。”他们简直象在爬”，他抱怨说。我非常理解他的忧虑。中文阅读能力差的学生怎能学好汉学呢？”让我来试著帮一下吧，也许能提高一点。”他欣然同意了。就这样，我在德国开始了有效速读的教学研究。所以在这儿我首先要感谢Wagner教授，是他给了我这样一个使我现在兴趣越来越浓的题目。对这题目的研究，也许在中国我不会想到，即使想到了也不会作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而是由于在中国我未处在一个那么需要的环境中，对学生们的许多问题没有那么深切的体会。与此同时，我还很高兴地提及到Weigelin-Schwiedrzik教授对我工作的支持。我们常常一起讨论、研究汉语教学一些问题，很多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她现在是我的阅读教材的合作者。

88年暑假，我在一个月中办了两个假期班。高班的学生大多是去过大陆或台湾的，低班则是第四个学期刚结束考完了Zwischenprüfung的学生。高班每周四小时，低班每周两小时。一个月结束，高班读了九篇文章，低班读了七篇文章，最长的课文3000多字。然而重要的收获还不仅仅是读了多少文章，而是这些学生都对阅读产生了兴趣，对自己的阅读能力建立了信心。88年冬季学期开始不久，Wagner教授对我说，因学生的要求，他想请在学期中也为他们开设这门课。从那时起，阅读就成了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中比较受欢迎一门课程。

阅读是一门科学。几十年来各国的心理语言学家、教育学家作了很多研究。当

我读到许多有关阅读研究的文章时，使我感到高兴的是：自己的教学原则不少与他们观点不谋而合；在这些文章中，我或从心理语言学方面找到了自己工作的理论根据，或从中得到了启发。我的这个报告，只是我近两年来工作的一个简单的总结。“抛砖引玉”是我们中国人常常爱说的一句话，趁此会议的机会，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同行们的指正。

一．什么是阅读

1. 对阅读过程的研究

众所周知，阅读不仅是语言教学研究的对象，更是心理语言学方面的学问。二、三十年来世界上不少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在阅读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些心理语言学家认为：阅读的过程是视觉（眼部）的活动。在这种解释下，他们认为阅读快慢和理解取决于单词的辨认、句子结构及其含义的猜测等。另一些心理语言学家则进一步认为，阅读是一个“为资料所带动的过程”(Data driven Processes)与一个“为观念所带动的过程”(Conceptually driven Processes)的“互动”。在此期间，“视觉处理的文字”和“既有知识的再活动”产生交互作用。〈1〉这也就是说，读者在理解一篇文章过程中除了要运用语言规律来辨认字面意义外，还必须积极地运用记忆中积累的背景知识经验来理解文章的意义。心理语言学家认为此即是人头脑的长期记忆中存有所谓的“基本文章”(hierarchically Organized Text base in long-term memory)。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2. 三个基本条件

尽管，阅读理解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语言过程 (psycholinguistic processes)，其中包含了许多组成过程或分过程。然而，具体地说，要成功地达到阅读理解，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 较熟练地掌握了所读资料的语法规则系统。(2) 具备较丰富的背景知识。(3) 掌握了一定的阅读技巧。我认为这三项，也是阅读教学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二．进行有效阅读教学的重要前提

1. 针对性的原则

针对性是开展教学的基本原则。离开了对学生状况的研究，无的放矢地进行教学，难以奏效。有效阅读课是针对著已通过了 *Zwischenprüfung* 的学生开设的一门课。根据我的了解，德国许多大学的汉学系在学生结束基础汉语学习，通过 *Zwischenprüfung* 以后，即让他们进入汉学研究的学习，而未注意到这些学生汉语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从基础汉语学习进入汉学研究学习这中间的跨度是很大的，学生们无法一下子逾越。如果认为通过了 *Zwischenprüfung* 的学生就不需要再进行有计划的正规的汉语训练了，而期待著学生在进行汉学研究学习中自然提高语言水平，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实际中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太理想的。这是因为按照汉学专业学习的起码要求，这些学生的汉语语言水平上还存在著五个方面的不足，具体表现为：1) 他们熟悉的只是口语化的语言，而非书面语言；2) 他们掌握的词汇局限在日常生活交际方面，这对汉学研究并没有太大的意义；3) 他们接触最多的是规范化的教材语言，而对文体风格丰富、句式变化多端的书籍报刊语言非常陌生；4) 有关中国的背景知识他们很缺乏，有待於补充。5) 他

们没有经过有效的中文阅读训练，获取中文信息的能力差而慢。以上的种种不足是基础汉语学习阶段所来不及解决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对中文资料的阅读困难上。所以我认为，需要有一座由基础汉语学习过渡到汉学研究的“桥”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有效速读课就是应学生需要所架设的一座桥。

在速读课上，上述这五个问题基本上都能得到较大的改善。因为阅读课强调训练，强调实践，教学生熟悉中文的思维表达形式，教他们学会直接使用汉语来吸收知识。这是这门课的一个鲜明的特色。通常教学生读一篇文章，翻译法是最常用的，但这时候学生是来不及去注意和体会汉语独特的表达形式及语感。而阅读课正是要强调这些方面，教学生如何利用汉语的特点来促进理解。教会学生如何在中文资料中游泳，这就是目的。我们可以想见，当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汉语水平都得到了提高的时候，他们汉学专业的学习，毫无疑问，自然也同时大踏步地前进了。

2. 阅读心理障碍的消除

由于阅读主要是心理语言学方面的学问，所以让学生有一个健康、积极的心理状态是尤其重要的。基于这种认识，第一步的工作应是解除他们的畏惧情绪和急躁心理。每次开班的第一堂课上，当学生们把全部困难叙述完了后，我才开始告诉他们，中文资料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难，但要读懂并非无规律可循。汉语确是一种大大有别于德语的语言，被他们看作最困难的那些方面正是与德语差别最大的地方，而也恰恰因为它们规律特殊反而易被外国人掌握。在课上我们将学习汉语的各种特殊规律，并用它们来促进阅读理解。其次，还要学习许多有关中国的背景知识。因为一个人理解文章的能力，不仅取决于语言知识，还取决于和

文章有关的背景知识。我们的教材涉及汉学研究的各范围，对充实学生的背景知识很有利。第三，学习阅读技巧也是课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要作的是，在游泳中学游泳，在阅读中学习阅读，帮助大家认识中文资料这个“大海”的规律和习性。这些介绍，对解除学生的种种疑虑是有一定的作用。

最先的两周内，学生们读到的文章同后面的有所不同，这是我为他们设计的“热身赛”，目的在于建立阅读的信心和兴趣。在这些课文中汉字和拼音并存；人名、地名用专名线划出；较为复杂的段落和长句标有分析符号……辅以这些“拐杖”的原因是为了帮助学生们顺利理解文意。这一部份的文章篇幅短小但又完整，为的是让学生一开始就对自己的阅读能力抱有信心。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消除学生的阅读心理障碍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应该把它渗透到全部教学过程去。例如，在课堂中不要尖锐地直接地指出学生的错误，而是启发他们自己去寻找真正正确的答案，以及发现原先的错误所在。用暗示的方法去鼓励学生自己去解决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效的。这样，学生不仅能学到方法，同时又会产生了一种成就感，刺激了积极性。在指导阅读方法方面，虽然在第一堂课上我就向学生提出要求，要他们坚决摒弃逐字逐句读的旧方法，试着学会使用“统观法”来读课文。即着眼于较大的语言单位，一个段落或者全文，以理解它们的总体意义为目标，然后再逐步过渡到对局部的、细节的理解。尽管学生对这个方法有兴趣，但习惯成自然，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又会上旧方法。一旦发现，我总是婉转地问，是否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法吗，以提醒他们注意改进。我认为，我们确实要按计划教给学生阅读规律，但不必过早地“逼”他们一下子全掌握。学生们只有不断地通过训练和实践才能深切领会各种规

律的作用，然后自然而然地，融汇贯通地使用它们。正如 Goodman 所说“阅读是心理语言学的猜谜游戏，包含思想和语言的相互作用过程”。〈2〉因此不能用简单划一的办法处理学生碰到的困难。总而言之，我们应创造一个能促使学生积极思维、情绪饱满的教学环境。事实证明，宽松而又充满求知欲的课堂气氛能促使学生调动已有的知识去理解课文。

3. 教材的选择和利用

帮助学生从基础汉语学习到汉学研究的学习，阅读课起了“桥”的作用，教材是具体的建筑材料，是最重要的一环。在教材的选择上，最需重视的是语言水平、文体、内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考虑文章的语言水平与学生的承受力相符，这是因为阅读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之故，但更需要的应注意对学生语言水平提高有利。所以入选的课文基本上应是书面语言风格较浓的文章，使学生逐步熟悉书面语言的词句以及表达习惯，实现从他们已知的口语到所必需的书面语言的过渡。

其次，应考虑文体的丰富多彩，目的是扩大学生的文体接触面。因而，除了大量选择社会科学论文作为课文外，还选了公文、杂文、政论、通讯、词典条目等等文体的文章。

第三，教材内容应都涉及到汉学研究，这对学生了解有关的学科的概貌有相当大的实用价值。我选择了有关中国的文学、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等几个方面的文章组成单元。以最小的历史单元为例，我选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三十年〉》、《〈谈清史研究〉》、《〈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王道与霸道〉》、《〈历史词条选读〉》等五篇课文。以其中的《〈谈清史研究〉》中《〈

清史资料〉》一文为例，文长仅八百字，但容量很大。两节课中，学生们不但读懂了它，而且还因此了解到研究中国历史所需资料的类型和价值，了解到中国历史资料所分布的机构。《〈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增长了学生许多历史知识，讨论时他们说，象是上了一堂研究性质的 Seminar。

教材一旦选定后，如何利用教材教会学生阅读即成为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我通常先从分析语言入手，确定教学内容：或是词汇方面，或是文字方面，或是句法、短语形式、文体特点、歧义形式……之后再为理解课文和暗示阅读方法设计提示和思考题。最后，根据课文所涉及的部分常识性内容给予一些扩大知识面的联想形式。每一课都如此，尽可能地作到语言知识、阅读技巧、背景知识三方面兼顾不漏。

三、诸多阅读技能的训练

1. 认词和词义技能的训练

汉语的词缺乏狭义的形态，这是初学汉语的外国人的一大困难：一个个的中文字，究竟是从上读还是从下读？词和词界线难以划分。因此，认词技能的培养是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环节。系统地教给学生构词法，能帮助他们理解词义和词性，迅速扩大词汇量。特别是揭示了合成词中词素与词素间结合的多种关系后，学生开始感到实际上汉语的词汇系统并不太复杂：词根和词缀相加构成词同德语词非常相象，并且汉语词缀的语法意义比较简单，“老阿小”“子儿头”象唱山歌一样，很快就能记住了几个表名词的词缀。他们还发现，只要有意识地注意一下词素与词素间的关系，有些词义是能推测出来的，词与词之间的分割也相

应得到解决。此期间，对“国家”、“妻子”、“窗户”、“干净”、“忘记”等偏义复词的介绍，使学生们茅塞顿开，惊喜不已。一个学期下来，绝大多数的学生对文章中词的音节划分正确率达到80%-85%以上。与此同时，我还把认词技能的训练贯彻到课文的生词表中去。对能通过类推可猜测出的词，生词表中就不出现。没有德文注释，迫使运用构词法自己解决。例如，在《评话剧〈天下第一楼〉》的生词表中，我仅对“话剧”一词作了德文注释，而“剧本”、“剧评”、“剧情”等都不入生词表。实践证明，学生能推断出它们的词义来。很多持片面看法的人认为，阅读理解困难的原因主要是词汇量少。表面上好象是这样的，但本质的说，是对汉语内部规律掌握不够。一个人如果掌握了构词法，同时对汉字的义符所提供的信息有所领会，“生词熟字”，就能通过上下文推测出词义来，一般的说来，对构词规律越熟悉，对词义的敏感程度也就越高。

同构词法相联系，我还对学生进行了词义辨析的训练，把重点放在辨析同义词上。着重教会学生从辨析词素入手分析同义、近义词的轻重褒贬。在《拉萨事件》一课中，我与学生一起辨析了“骚乱”“动乱”“暴乱”以及“召集”“纠集”“集合”这两组同义词，领会它们在色彩和语义轻重上的不同。一周后，学生们就开始试著自己辨析《中国哲学的特性》一文中的同义词了。他们的解释虽不完全正确，但方法基本是对的。作为教师来说，不能要求学生一下子掌握全部规律，我们的责任主要是引导。

2. 认字技能的训练

汉字不仅多，而且还有繁简两种字体，几千年留下来的异体字以及一些字的笔形差异让学生们眼花缭乱，困惑不堪。去过大陆的学生只熟悉简体字，去过台湾的学生只熟悉繁体字。要促进中文的阅读理解，我认为，学生们必须对中文的字体有一个总体的认识才行。针对学生的情况，我著重介绍了繁体演变为简体的基本原则、简体字总表的安排；一连数周让学生作繁简体字的对照练习。另一方面，课文中的字体也繁简交替，让学生最终达到两种字体同样熟悉的程度。异体字以及笔形差异也略作介绍，但不作具体要求，只需学生在脑中留个印象，遇到查找不到的字时可产生一些能解决问题的联想。

从表面看来，汉字复杂难认，实际上每个汉字中蕴藏著非常多的信息，倘能充分利用，无疑对阅读理解有利。例如，我曾介绍过“穴”部的几个常用字：“窗”、“窝”、“穿”、“窺”、“空”、“穷”。前两个是名词，中间两个是动词，后面两个是形容词。“穴”的本义是岩洞，也泛指地上或建筑上的坑或孔。因此，带“穴”义符的汉字都包含著与此有关的意义：“窗”，墙上开的通气透光的装置。它是洞形的。“窝”，鸟兽、昆虫住的地方。是坑形的，穴状。“穿”，是指通过孔隙。“窺”，指从小孔或缝隙里看。毫无疑问，这两个动词与“穴”的本义有关。至于“空”、“穷”这两个形容词，则是“穴”的引申。洞形，中间空著，不意味著什么也没有吗？诸如此类的字，倘能在教学中随手拿几个来逐一进行一些分析，教学生挖掘汉字本身的存在多种信息，并由此来增进他们对字义的理解，无疑是有很大的启发作用的。

3. 析句技能的训练

从阅读课一开始，就应重视析句技能的训练。应让学生学会在句子中分析出话题主语以及对话题主语作说明的部份来。最先当然由我选择课文中的句子作示范分析，然后让他们试著练习。不少学生因此很快对“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也是联合国规定的工作语言之一”以及“它象肌体内的细胞，活跃在社会的每个角落，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这类的长句结构有了较清楚的理解。对於更为复杂的长句，除上述方法以外，我还教了他们以动词为中心辨认句子的方法。帮他们学会区别句子的主要部份与次要部份，这对他们掌握句意显然是有作用的。90年夏季学期，在学到《中国古代史问题讨论三十年》一文时，有的学生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中如何起作用”这一句的句义不解，一个女同学自告奋勇地起来进行分析，她一下子就把切分线划到了“规律”的后面，接著又划出了对话题进行说明的部分，并区分出了中心词语非中心词的关系。全句的意义顿时清楚了。当然，析句训练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有兴趣并能掌握得很好，对此我们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4. 篇章能力的训练

所谓篇章能力，就是指在阅读中对句群、段落、以至通篇文章内在联系的理解。一个人如果只了解文章中的词义、句义，而不具备篇章能力，不能算真正读懂了文章。研究篇章语言学的语言学家所热衷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问题的理论，我把它们用到了教学实践。我常常教学生注重文章中那些能表达语意关系的形式，句式、关联词语、短句结构。如：虽非……但、不是说……而

是说、首先……其次……再次……最后、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广义地讲……通常又多指……、表面看似……其实不然、总而言之、综上所述、恰恰相反……等等，学生们倘能习惯于捕捉这些表面的语言形式，仔细揣摩并熟悉它们的含义，这对他们理解和寻求文章的深层含义是大有益处的。

用宏观结构图作为课文的阅读提示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显示了课文的主要脉络间的关系。教胡适的《什么是文学》一文时，我就采用了这个方法。我的用意是多重的，一方面，学生通过宏观结构图能很好地理解课文的层次结构、逻辑关系；另一方面，据此也可看出了论说文的文体特点，论点、论据、论证方法，了解了论说文的文体框架。不同文体的文章的框架是不同的，宏观结构图能反映文体的框架特点，这对学生掌握不同文体的基本模式是很有用的。随即，读的是《郭沫若历史剧试论》虽文长4000多字，但因有前一课文的经验，学生们没有太多的畏难情绪，比照著宏观结构图，他们用两个小时读完了这篇课文。我认为，使用宏观结构图教学的第三个好处是，暗示给了学生一种阅读方法，在以后的阅读中，他们可试著勾划，以弄清文章的整体结构和内在关系。

5. 理解技能的训练

推断是阅读理解的心理语言过程中一个重要组成过程。”在这过程中，读者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规则系统、有关背景、直觉知识(intuition)和想象能力，结合读物中提供的信息，力图领会作者的暗含意义和没有明确交待的内容

"<3>。因此，我认为，在帮助学生理解字面意义的同时，对他们领会作者的隐含意图提供具体指导，引导和鼓励进行猜测，也是阅读课教师的职责。课文《王道和霸道》，行文委婉曲折，借古喻今，含义深刻。如何让学生理解作者的意图呢？我设计了两个思考题 1) 作者在课文中两次解释王道和霸道有什么不同？2) 作者赞成什么，哪些话说明了他的观点？学生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去读。一个多小时多一点，已有四个学生划出了课文的主旨句：“但是，无论如何，从古代的历史中，人们却也不难找出经验教训，说明即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我进一步指导学生领会“即使……也”的句式，使他们领悟到作者对现代霸道的反对态度。课堂讨论中，围绕著主旨句，大家还讨论了他们心中的许多疑问：作者为什么要大谈历史？他的兴趣究竟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为什么作者不直接批评霸道而要如此含蓄地写文章？等等。除了最后一个问题，他们都在课文中找到了答案。当我把作者在文革初期遭到的暴风雨般的严厉批判告诉学生时，他们的最后一个问题也迎刃而解，并因此认识到，因为作者写文章的年代有霸道存在，所以他不能直接批评霸道。

这种带思考题读的训练方法，我把它叫作“持问读法”。这种办法成功的关键在於设计好既能把握住中心，又能启发学生正确推断的思考题。我认为“持问读法”与学生日常的阅读动机相符。通常为了学习或研究的目的去读一篇文章的时候，学生的脑中差不多已有明确的或潜在的问题。凡围绕著问题读，则比较容易抓住文章中自己所欲求的东西。我们在课上要给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训练：尽可能地消除学生的被动的阅读活动，启发他们积极思维，增进他们的理解力。《王道和霸道》原计划四学时结束，出乎意料，结果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完成了。这

完全是学生们积极思维所获的成功。教学实践证明，“持问读法”是行之有效的。

在某些情况下，我还常采用给於文章线索的方法训练学生的阅读理解。例如，在上巴金的《再忆萧珊》一文时，因文中包含很多倒叙，我就将主要线索一一列出，并在排列时有意将回忆和现实在左右两边分开一定的距离，给他们一种暗示。根据线索，学生很快地理解了课文，而未感到倒叙带来的困惑。趁此机会，我告诉学生这是一种阅读理解的方法。即抓住一个立足点来读（如选择课文中的过去或现在），理清主要线索，这种方法对读那些叙述内容变化多端，头绪纷乱的文章特别有用。心理学家的速读实验证明，“如果明显地提供一些观念上的线索给受试者，以协助他抽取适当的资料，则能看到略读的成效”<1>。这个实验是针对略读做的，但我认为对教阅读理解同样有效。

心理学家还发现速读者的特点之一是能在阅读中记忆起比一般人更多的“意念群”。<1>因此，我在每一课之后，提供给与学生许多与课文内容有关的概念，为他们创造联想的机会。例如，在上“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三十年”时，我列出了“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一组；“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国别史、地区史”一组；“史家、史学家、史学理论”一组；“原始社会__奴隶社会__封建社会__资本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__社会主义社会__共产主义社会”一组；另外在一个写著“社会科学”的大圆圈画上许多写著“美学”、“史学”、“法律学”、“文艺学”等等的小圆圈，标志著它们是“社会科学”这个种概念之下的属概念。这部份内容只要求学生“读一读，想一想”，不用死背，在脑里留下痕迹，以便在日后的阅读中产生联想。

在语言教学中，读是比较难教的。这是因为读是学生个人的活动，教师所能做的只是指导、启发、推动。如果方法不恰当，我深信还会妨碍学生的进步，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进行“有效速读”教学只是我的一种奢望，一个目标。虽然这门课在海德堡大学能够得到好评，使我感到欣慰，但我仍不敢说我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需要探索，所以我只能把上述的一些观点和实践称为“有效速读初探”。

参考文献：

- <1> Masson, M.E.J. (1985) "Rapid Reading Processes and Skills" in *Reading Research: Adv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vol.4 Academic Press* Ins. p.184--p.189
- <2> 谷启楠 1986 << 外语教学中阅读技能的训练 >> 载 << 外国语 >> 上海 1986.3 p.77--p.80
- <3> 沈涤 1988 << 阅读中推断过程的性质及功能 >> 载 << 外国语 >> 上海 1988.6 p.59--p.67
- <4> 许连赞 1989 << 篇章语言学和阅读教学 >> 载 << 外国语 >> 上海 1989.4 p.57--p.62

- <5> 李临定 1989 << 如何分析汉语句子 >> 载 << 语言教学与研究 >> 北京 1989.2 .p.49--p.61
- <6> 胡裕树、郑国雄 1989 <<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 >> 载 << 语言教学与研究 >> 北京 1989.2 p.13--p.21

Zusammenfassung

Der obige Beitrag wurde von Frau Li Zhenyi, Dozentin für Chinesisch als Fremdsprache an der Fremdsprachenhochschule Shanghai und zeitweilig am Sinologischen Seminar der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auf der VI. Tagung zum modernen Chinesischunterricht in Rieneck referiert. Wie die Autorin feststellt, stehen deutsche Studierende der Sinologie nach dem Grundstudium oft vor beträchtlichen Problemen. Um die Kluft zwischen elementaren Sprachkursen und anspruchsvoller Textlektüre zu überwinden, führte Frau Li in Heidelberg spezielle Kurse zur Steigerung des Leseverständnisses und der Lesegeschwindigkeit durch, in denen Erkenntnisse der Psycholinguistik und Leseforschung sowie der sprachlichen und soziokulturellen Differenzmerkmale methodisch umgesetzt wurden. Dabei wurden die drei Aspekte des Verständnisses der sprachlichen Strukturen (Wortbildung, Schriftzeichen, Syntax und Text), der Anwendung von Lesetechniken und der Vermittlung des notwendigen Hintergrundwissens gleichermaßen berücksichtigt. Auf diese Weise machten sich die Studierenden systematisch mit den Strategien des globalen Lesens vertraut, die vom überkommenen Weg des "Zeichen-für-Zeichen-Lesens" wegführen.